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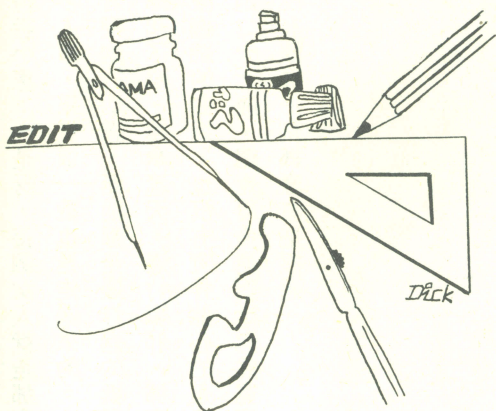
總

編

的

話

W
J
昇



得獎，得……再多獎再大獎，就算坎城影展得獎罷，那也是別國人家的事。拍的電影，外國人喜歡，自家人看不懂，那有什麼意思？我還是要拍此時此地中國人的東西，中國人看的電影，還是要跟大家在一起才有意思。

——侯孝賢

接下總編後不久的一個中午，和同學們在一起聊天，談話中隨意提起了北青。

「北青？是不是一張一張的那種？」同學皺起了眉頭，臉上露出困惑的表情。

我正想回答，另一個同學已搶在我的前頭。

「不是吧，北青是整本的，」

他的語氣頗為得意，

「就是封面上畫一個聽診器在診斷人的那一本嘛。」

他那自信的神情令我不知該如何反駁，只得靜靜地坐在一旁，聽他們談論他們印象中的「北青」。

「北青是不是一張一張的？」

記得剛進刊物室之時，學長們再三叮嚀，學生刊物不能老是在校園中打轉，而應該走出象牙塔之外，多接觸藝術性及社會性的題材，以擴展同學們的生活領域。

可是，「北青是不是一張一張的？」

犧牲了無數的假日及夜晚，投注了全付熱情及心血的北青編輯們，有誰願意聽到這樣的話？

我知道許多同學拿到北青之後，翻也不翻，便丟到書包裏頭去；也聽到不少同學戲謔地表示，北青只是他們用來壓書架的擺設品；而有更多的同學根本不曉得北青和綠杏、人報之間究竟有什麼分別。

「北青是不是一張一張的？」

或許我們已經走離同學太遠了，應該回過頭來，仔細看看我們自己身旁的東西。

感情、遷校、影委、信義計劃、拇山、圖書館，這些近在咫尺，不奇不巧的東西，也許才是同學們所真正關心的。

編北青，並沒有懷著執著熱切的崇高理想，或是承先啓後的傳薪心情。真正的目標，只是想編出一本北醫人人想看的刊物，使同學意識到北青這本校刊的存在。至於這個目標有沒有達成，則端賴同學們裁決了。

書的完成，完全得歸功於編輯們這幾個月來的心血及努力，特別感謝他們。